天府廣記

天府廣紀卷之二十二

刑部

刑部在皇城之西與都察院大理寺並列而為三法司設尚書侍郎掌天下刑名徒隷勾覆關禁之政令置十三清吏司如戶曹主兩京十三省之讞獄凡宗室勳戚官吏軍民麗於法者詳其詞察其情偽傅律例而比其罪之重輕律例所不及者上下附而以請凡兩畿十三省歲讞其死罪刑平之凡詔獄必傅例請上裁凡應減者下應輕應者上就重、不得至死凡律例有殊旨別勅詔例榜例非經請議著令者不得引為比凡死刑即

決及秋決並三覆奏莊戮于市凡贖罪視罪輕重為差斬絞雜犯從未減者聽収贖凡簿録俘因配没給賜官私奴婢必籍知之凡籍産不得及其先墳营凡庄罰計估易銀歲杪類入内府凡獄成移大理寺讞平爲凡訴寃家内皆自下而上急者撾登聞鼓凡重囚京師歲霜降會五府九卿科道共讞之以請旨一者決疑矜者戍還有詞者調所司再問比律者監候五歲請旨遣官出京府內京十三省審録減釋冤濫者凡夏月録囚免笞刑減徒流而下刑辦重刑凡提牢月更生事一人葺囹圄固械繫而時其飲食有病醫藥之凡官有過紀録之兩京歲杪請勅湔除紀過凡大祭祀止刑凡四方有獄受命而往成之以名例

攝律條以准皆各其及則右括律詞義以五服參情法以墨涅識竊盜宗人不知而宮人不即獄悼耄癃殘不即訊

歷代刑制

周礼秋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視國俗為重輕制御世之权不頗之於法此其大綱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農功而糾其力作為野治也二曰軍刑上順命而糾其失守為軍律也三曰鄉刑鄉者善上德而糾孝孝德之元也四曰官刑上功能而糾職職官之守也五曰國刑上愿而糾暴國地民所騒風易流难淳故糾暴民歸之愿為紀

法守也亦不顧之法彼司刑之所司者法也非制法者也而
刑莫先于罷民罷民者民情于教不肯作勞如疲癃者然是
淫酗之所生教狼之所始民俗所以日偷而不可反也其善
人也恭而固未嚴于刑也故刑之則已重不刑則亂俗而傷
化故置諸圜土而收教之日夜施九職工事爲而役之日其
力以強其罷書其罪於方版著之背以恥其心而冀其改則
教道存焉爾蓋環而教之也故圜土非其獄之謂也能改者
復之三年不齒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則止惡于萌坊俗
于忽王教之爲俗化感至遠也
小司寇聽萬民之獄訟用情而訊之至司乃弊以五聲聽訟

求其情一曰詞所謂詞枝詞淫若直也二曰色所謂色怖色作若定也三曰氣所謂氣懾氣喘若氣壯也四曰耳聽五曰目聽謂視聽直則端不直則眺惑失常也其制五刑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量慎測淺深之宜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犹恐其未也必三刺三宥三赦以求其衷三刺者一訊之群臣再訊之群吏三訊之萬民所謂疑獄汎與衆共之者也衆疑赦之矣即罪麗於罰衆所宥雖止刑下服舉將衆宥之所刺即下刑上服舉衆刺之也不顚之於法惟用中於民故曰國人刑殺之也代未也司刺者又得以不識過失遺忘而宥之幼弱老耄惷愚而

赦之至國有大獄又得以親故賢能功貴勤賓八辟為麗邦法以議之則其所求諸刑者為已悉矣乃歲孟春士師以木鐸徇於朝以邦之五禁書懸之象魏挾日以後歛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國有大事則又為五戒以先後之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之於田役四曰糾用之於國中五曰憲用之於都鄙斯豈非欲法令著揭無使罪麗於民欲民協中懷德而恥無麗於法也哉

刑官在朝者謂之士師在六鄉謂之鄉士在六遂謂之遂士在各縣遂謂之縣士各掌其民之教夫謂之士者理官也士

居四民之先而別五爵之一刑官分職不皆謂之士而理官獨謂之士者蓋以此官民命所係天討所寓國家所以得失民心皆在於此故非明禮義倫道德通經學者不可以居之自虞廷以皋陶為士而周人自秋官卿以下皆以士名蓋示後世使知刑官之重而不可雜以他流也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之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

以靖民不亦难乎

晋趙鞅鑄刑鼎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経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伍次也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礼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有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

漢高祖初入咸陽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盗抵罪餘悉除去秦法民大悦

古今考曰秦之毒甚矣今俗語謂殺人償命必殺人然後

處死而秦以偶語棄市誹謗致族傷人與盜財物罪有輕重不至于死而秦法不告姦者腰斬蓋自秦文公始為三族之法秦孝公得商鞅又盡廢周法而肉刑上及公子師傅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且臨渭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秦惠王之五商鞅七而莫敢舍車裂之民不恤也

漢世祖建武二年詔曰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罰

張湯傳蘇林曰漢儀註獄二十六所東漢志云孝武帝所

置世祖皆省之

唐高祖入關除苛政約法十二條已又頒新格五十三條惟吏受賍詐冒盜府庫物罪不原餘悉除去隋法矣又詔裴寂等更撰律令本前代故法為書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職制四曰户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一以漢九章為宇律家以為集大成焉

隋煬帝外征四裔内窮嗜慾兵革歲動賦斂滋繁有司皆臨時迫脅苟求濟事憲章遐棄賄賂公行窮人無告聚為盜賊帝乃更立嚴刑勑天下竊盜已上罪無輕重不待聞

秦皆斬百姓轉相群聚攻剽城邑誅罪不能禁帝以盜賊不息乃益肆淫刑又詔為盜者籍沒其家自是群盜大起郡縣官人又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及楊玄感反帝誅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轘裂梟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以下臠噉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潰

周世宗厭五代之季刑罰峻深視人命如牲牢而國祚亦促用范質議律條繯繁輕重失衷詳定之曰刑統行焉

宋太祖即位與天下更始尤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虞書喟然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于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自開寶來犯大辟非情理深重者多得貸死懲五代狀

守皆武人多率意用法擅殺之著令諸州所決大辟奏當上
咸委刑官詳覆吏坐深文故入終身不復甚者流放由是
吏皆持平法網晏寬　建隆四年判大理寺竇儀上重定刑
統三十卷詔與刑統並刊行儀等酌參輕重尤為詳備世稱
其平允是後削平諸國州府皆須下之
高宗建炎三年詔自今並遵用嘉祐條法輕重不等並從輕
賞格即從重其官制所賞事務格目及役法等有引用窠擬
各該載未盡者並令有司條具以聞
熙寧中神宗勵精為治議置局修勅蓋謂律不足以周盡
事情凡國邦沿革之政與人之為惡入於罪戾而律所不

載者一斷以勅乃更其目曰勅令格式而律存乎勅之外自元祐變熙寧之法紹興復熙寧之制以後衡前以新改舊各自為書而刑意寖繁紹興重修勅令格式須行于是熙寧元祐紹聖法制無所偏徇善者從之古今者云近世用法寬大宜莫如宋誤國大臣無誅止于流竄命官自非贓罪不加杖責然不強地不廣而 三百一十七年之天下歟有自來話 聖崇寧姦党以私意從祐符諸賢於南方遂失中原似道陰敎舊相決黜士類用刑亦以殞國亡身云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饒

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元史曰世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勿殺必遲留一二日乃覆奏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自後継体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国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從軽死罪審録無冤者亦必待報然後加刑初作憲典其篇二十有二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祭令曰學規曰軍律曰户婚曰食貨曰大悪曰姦非曰盗賊曰詐偽曰訴訟曰闘殴曰殺傷曰禁令曰雜犯曰捕亡曰次之曰恤刑曰平反曰赦宥而終之以獄空則辟以止辟之效成刑期無刑之德可見矣

元政之敝南北異制事類繁瑣挾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譎行私而兇猾不法之徒又數以赦宥獲免至于西僧歲作佛事或恣意縱囚以售其奸宄俾善良者喑啞而飲恨識者病之

明太祖洪武元年正月頒大明令制曰律令者治天下之大法也令教之于先而律齊之于后古法律至簡後滋煩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律意而不犯哉是啓吏奸而陷民于罪也朕心憫焉今所定令芟就簡質使天下易知而難犯以毋麗於律庶几于期于無刑之意今凡百四十五條

六年閏十一月命中書省詳定律法論之曰凡五法貴簡當
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得因
緣為奸則所為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也卿等宜盡心參究
凡刑名條目逐日上朕親酌議為律成宋學士濂具表言臣
上登大寶而眾保乂臣民孳孳勿怠訓迪群工諄復千言惟
恐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溢于意表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
矜閔愚民陷于罪戾法司奏讞惻然勿寧多所寬貸是神禹
見辜而泣之心也惟貪墨吏承踵元弊乃不得已假峻法以
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易那僭茲
特勑臣刑部尚書劉惟謙等會眾律重修以協厥中近代比

例之繁姦吏可資以出入者咸華臣以洪武六年冬十有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唐舊自名例以至斷獄十九篇中采用已頒舊律二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二十一條掇唐律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為三十卷每一篇成輒繕寫上、揭之西廡壁親御翰墨為之裁定聖慮淵深稽天授人成百代之憲具易書之與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俾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改過遷善躋雍熙之治何其盛哉詔須行已定設六部復更定以吏戶禮兵刑工為六類析篇目為十九約條為四百六十析戶婚為戶役婚姻分鬪訟為鬪毆訴訟分廄庫為廄牧

隸兵倉庫隸戶分職制為公式改屬吏受贓隸刑凡刑之名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死二等流三等徒杖笞各五等死刑最重者曰凌遲從流重者曰遷徙曰充軍凡愆惡之議十曰謀反曰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凡貪墨之贓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名雖沿唐而因時定制緣情制典宜有法律來所未有

二十二年又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將比年例律條參考折衷以類編附凡三百七十有六條曰名例律仍載于律書之首頒行之

三十年夏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續修律條分爲三十卷各屬于吏户礼兵刑工九四百六十條其六贓五刑喪服宗制皆繪成圖式復將以准皆各其及即若列分八字之義古之别刖黥劓宫等刑悉去不用律成進献上覽之嘆曰此皆民命所関非但一代所當遵守雖萬世之下亦當行也

律成之後復作六詁須天下序畧曰古田在于官丶法井以給田民騐丁以授田農無曠夫游食者少士農工受田之日騐能准業各知稼穡之艱難四民專務以三兩工取諸農商出于農行貿于農際此王教之精也民用鄉德五福鄉應今朕不才不能申明我古先帝王之旧惡愚夫愚頑效習旧俗

彝倫不叙是致壽非壽富非富康熙不自如攸好德錫矣考終令罕聞本古五刑而不治雖本五刑誅之亦何惡爲令復出是誥大播寰中敢有不遵者以其罪罪之因勅刑部虞獄論當說因有大誥者減等無有加等既又作續大誥三篇訓切之

三十年詔刊大明律將大誥内條目附其中御製序言朕有天下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爲令行之已久然而犯者猶衆故於聽政之暇作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之人謂刑爲詳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略

附載於律凡榜文禁約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
犯大小之罪悉依類推之例論斷今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令
天下知所遵守刑期無刑庶稱朕恤刑之意
大學士丘濬曰唐有律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
神宗更其目曰勅令格式所謂勅者無唐之律也洪武元
年刪為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蓋與漢高祖初
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約法十二條同一意也至六
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禮制諸
司職掌之作與大誥三篇及大誥武臣等書唐宋所謂律
令格式與其編勅皆在是也但不用唐宋之舊名爾夫律

者刑之法也令者法之意也法具則意寓乎其中方草創
之初未暇詳其曲折故明示以其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
之後既以備其制度故載其法之所存律是也伏讀祖訓
有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而不及令而諸司職
掌于刑部都官科下具載律與大誥中所條者可見也是
誥與律乃朝廷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行者也事有律不
載而具于令者據以為證用以請之于上可也此又明法
者之所當知

朝審

洪武三十年六月置政平訟理二旛審諭罪囚上諭刑部

官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朕覩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言哉爾等毋論因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不必親至朕前但以所犯來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旛傳旨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旛宣德意遣之繼令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如審録冤者即為奏聞無冤贖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雜犯死者准贖

洪熙元年十月大理寺奏決重囚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于承天門會審時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

至榻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大逆不道往往出于羅織獄成
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留意自今
凡決審重囚卿三人往同審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遂命
三法司今後審決重囚必會三學士同審

熱審

宣德元年諭三司法曰古者夏孟斷薄刑出輕繫 夏閏
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祖宗之時每遇隆寒
盛暑必命法司審錄囚繫今天氣鬱炎不分輕重而悉繫之
非欽恤之道古人為刑為誅刑以其用之至當足以召和氣
福國家卿等当体此心卽量情罪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

恐致深刻

弘治六年四月太監韋泰傳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錦衣衛見監囚犯若罪無干證的便放了徒流以下的減等發落重囚可矜疑并枷號的都寫來看

寬審

崇禎十年十月刑部尚書鄭三俊疏言刑科抄出纂修楊[illegible]山西代州知州郭正中一本為敬因乾象等事奉聖旨寬審是否有例着該部查明具奏恭誦二祖列宗寶訓就中有時涉三冬事關慎獄者如永樂十二年十一月諭方今嚴冬閉囹有罪者固難決放無辜者並幽縶飢寒瘐死非德政也爾

等即共成獄及所疑者進來朕親閱之寒審雖無近例可循而先朝間施甚寬大正以裂膚墮指之威倍增桎梏桁楊之慘深宮偶一發念寒谷旋已回春列聖相沿時屆寒暑未有不以存恤囚繫為惓惓者是年行寒審如熱審之例

恤刑

宣德八年諭法司廢決天下重囚但憑所具之詞並無慮[illegible]人命至重死即不可復生其遣的當官分臨各處同三司巡按監察御史及府州縣官人同詳審若情犯深重果無冤枉聽從處決如情可矜疑及審異不服者仍監候具奏與之辯理遣官審錄自此始

天府廣紀卷二十三

都察院

都察院在皇城之西與刑部大理寺並列稱三法寺初設御史御史臺洪武十三年改都察院十七年始定設都御史附古御史大夫之職副都御史僉都御史附古中丞之職副都左右各一人僉都四人主天子耳目風紀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搆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壞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劾而朝覲考察都御史入天官堂司賢否黜陟之斷大獄重囚會鞫於外朝或奉旨同刑部大理寺讞平之

屬十三道監察御史主察糾內外百司之官一邪或露章面劾
或封章奏劾凡差在內京畿道刷卷巡營軍提學清恤軍巡視
視光祿巡倉庫城門在外巡按清軍刷卷巡鹽茶河關印馬屯
田師行則監軍紀功者各以其事專監察而御史巡按則代天
子狩轄所按藩服大臣若及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
奏裁小事立斷而河南道依專諸內外考察凡朝會糾儀祭祀
監禮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得直言無避凡罪囚按巡審錄有
故出入理辨之凡大獄勅下基推奏當上所裁常獄擬罪移平
大理寺凡有大政集闕廷預議焉蓋六部有專司而都察院惟
所見聞得糾劾無職司乃憲綱都御史糾劾務明著其跡開寫

年月卅虛文從訛訐拾細瑣抑戒令慎重焉而御史出按復命

都御史覈其稱職不稱職以聞又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贓從重

論

元朝上都御史臺殿中司記按漢御史大夫有兩丞其一曰中丞居殿中蘭臺外督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亦謂之中執法則居殿中者寔古中丞之職魏以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大朝會則簪白筆側陛而坐乃殿中設侍御史之始也其後殊時異制法革靡常在唐則兼知庫藏出納宮門內事京畿諸州諸衛兵禁而政務非一則宋則三院並得言事兼察事而官守不分逮我世祖皇帝至元五年肇

建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二員而以殿中别為一司正名舉職糾察朝儀外廷稱慶則對立于龍墀之下而不與羣僚序列大駕行幸則畢從于豹尾之中而非若他官可以更休遞任既專地位復崇臣僚有所敷奏無不與聞而其命秩之崇品在第四視唐宋以七品官為之重輕之不侔從可知也自非勳賢貴胄秉清方直亮之節風為衆所嚴憚莫宜當其選由是而致位卿相未始乏人誠欲使來者知所慕效而思繼其風烈則所托以昭示于永久者曷可缺與

明太祖洪武初一循元舊當其時左右大夫湯和鄧愈敬膺斧鉞寄外出而中丞劉基章溢理臺事汪廣洋陳寧輩供選

大夫洪武十三年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御史臺為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六年仍為正三品明年為正二品于是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辯冤抑而所屬御史分為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它公委出則奏請遂則考核然御史獨不係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建文初改為御史府設都御史一員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員品如故十三道御史曰左右兩院監察御史永樂嗣革悉復洪武之制其後移都察院於北京而留者曰南京都察院都察院略同

六部矣其以左右都御史而下總督提督叅賛巡撫各鎮者
初自本院出曰公差事完或得代則回理院事其後不勝多
則往往自部佐卿寺藩臬遷轉亦不復歸院
建文二年方孝孺御史府記皇上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寬
政赦有罪蠲逋稅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
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為之贖免田之租稅九年分遣使
者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
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
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劇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
分治庶獄今賴祖宗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院仍漢制為御

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故事宣教化為職省御史員定為二十八人務為忠厚以底至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已巳以都院旧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為难命即詹事府為御史府賜宴于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翫綏之既而有勑令臣其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為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為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扎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民成矣惟御史之官始于周其職之所治與权任之輕重雖累変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國体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

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舉生喜悅訟者衰止從古官名以修舊政寔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為民之蠹為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于私而枉其所守毋懾于勢而屈所當為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為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干名或為詭行儉言以規榮利于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為居位者規

總憲設置

洪武十五年十月更置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八人正七品以秀才李原明詹徽等爲之設浙江河南山東北平山西陝西湖廣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四川十二道監察御史正九品其文移則都察院故牒各道監察御史呈都察院

十七年正月陞都察院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經歷一員正六品都事一員正七品

是年七月定都察院文移体式五軍都督府有事於都察院止令經歷司互相文移轉呈本院如行六部則經歷司典

主事廳立牒其在京秩三品者則與本院平行仍故牒在京四品在外按察司帖下在京五品以平行門其在京四品在外按察司牒呈本院及在京五品以下衙門行移本院俱稱具呈唯大理審刑磨勘司與本院經歷司行移各道監察御史亦止由本院行移與諸司無行

弘治十八年五月御史臧鳳請止添註右都御史之例疏云都御史風紀重任宜慎選其人旧制坐院左都御史止設一員右員不設遞來每遇缺侍郎輒陞右副都御史及侍郎考滿輒陞右都御史遂以振肅風紀之司爲寄置剩員之所今右都御史史琳在任而刑部侍郎屠勳又以秩滿陞矣宜罷

勳前命止加俸級仍旧供職自今不得一槩添註庶存臺憲之重

總憲責任

洪武初諭左都御史湯和等曰國家新立惟天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總府掌軍旅御史臺糾正百司朝廷紀綱盡繫于此而臺察之任寔為清要卿等當忠正已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已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正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体也

洪熙元年諭吏部慎選御史以清風紀又命吏部咨訪可為

都御史者以為十三道御史表率

宣德三年六月以顧佐為右都御史賜之勅曰都察院受朝廷耳目之寄掌國家紀綱之任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羣僚警肅用非其人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必盡廉公乃稱斯職近年以來在京諸司奸弊紛出其司風憲者非惟不能糾舉且擾與之同和若此所為國何賴爾佐剛直廉正簡在朕心今特畀斯任其竭誠盡力必公必明恪恭夙夜毋憚勤勞彈劾愆謬毋避权要毋枉良善毋縱奸宄庶几人和儆畏獎以清章副朕簡任之意其各見任御史宜審擇之仍庶勤

公正老成操守者俱留在職其不達政体不諳文移貪淫無
恥及曾犯贓罪者悉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亦如之務
盡至公之道所閱御史即行吏部慎選聞令不許　授爾其
欽哉

是年八月命都御史顧佐考核各道御史佐分別列名上請
上命以貪淫不法者發遼東各衛充吏終身不達政体者降
縣典史老疾者罷為民

是月佐奏舉進士監生及聽選知縣教官凡四十三人才堪
御史上令于各道歷政三月考其能否第為上中下三等以
聞至是佐考校上等知縣孔文英等十二人中等教諭楊僖

等二十四人下等董敬等七人上命上等中等俱為監察御史再歷三月考其賢否具以名聞因謂佐曰人才高下不齊使練習之久加以考察彼將自奮而皆可用矣正統元年五月右都御史顧佐奏考得御史傅誠等七人素行不立秦獻等律法不通張瑺等老疾不任事命素行不立者為民決律不通者降黜老疾者致仕因勅佐等曰御史中有嘗犯贓罪及暴酷枉人死者尤宜一体黜降其餘各衙門屬司有不才及不任事者悉從堂上官各即用心考察其奏但有徇私容隱者聽見任御史舉劾以憑降黜古云無曠庶官卿等其悉朕意

嘉靖六年十一月署院事兵部左侍郎張孚敬疏曰昔唐常思議為御士大夫允王公未嘗屈嘗曰耳目官固当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乎宋杜衍為御史中丞宰相而下畏之曰不肯以見蒙假人者也國朝顧佐為都御史在朝大臣有貪墨不法許穿緋衣當御前面加糾擧就行拿问故都御史凡衣緋入朝之日必有糾擧大臣莫不股慄今此職不擧故大臣無忌憚朝夕貪墨如之何民不劳且盗也故掌院官必在得人如能倡率撫巡揚勵百司其守令等官一有慢令害民者撫巡官即按之無貸撫巡官一有不奉法者掌院官即按之無貸則法無往不行矣

萬曆中南院称海中丞瑞紀畧曰海中介為南右都御史風槩肅然掌管南察事梁公持正即權貴関白畧不為徇留都清謐之愈重每出行所至人必擁輿左右聚觀之婦人童孺咸歡呼鼓舞即司馬温公之入汴不過是也其初來涖任止携二竹笈箸舟泊上河人猶不知嘗病延醫入視室中所御衾裯皆白布蕭然不啻如寒生

督撫設置

初制遣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巡撫各處地方事畢復命或即停遣初名巡撫或名鎮守後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属又文移往來亦多窒礙定為都御史巡撫兼軍

務者加提督有總兵地方加贊理軍糧餉者加總督兼理他
如整飭邊備提督邊關及撫治流民總理河道等項皆因事
特設其邊境以尚書侍郎任總督軍務者皆兼都御史以便
行事

洪武初勑皇太子巡撫山西巡撫之名始於此
永樂十八年四月命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同給事
中馬俊等二十一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事竣即還非設置
也
洪熙初嘗命廣西布政使周幹巡視直隸浙江至宣德元年

二月幹還言有司多不得人土豪肆虐良民苦之乞命廷臣
往來巡撫庶民安田里下吏部會戶部工部議遂命廣西按
察使故槩為大理寺卿同四川參政葉春巡撫直隸及浙江
諸郡此設巡撫之始

宣德五年二月遣工部侍郎許廓巡撫河南賜之詩曰河南
百州縣七郡所分治前歲農事缺始旱澇復繼食衣既無資
民生何由遂顧予位民上日夕懷憂愧爾有敦厚資其力勤
撫字逃者必綏輯飢者必賑濟咨詢必周歷毋憚躬勞勩屑
文徒瑣碎所志見實惠勉旃罄乃誠庶用副予意

成化八年九月設北畿兩巡撫兵科都給事中梁璟言畿內

八府境土廣遠巡撫一人兼理邊備卒遇有警恐悞事机乞
以河間保定以南六府專委都御史陳濂巡撫其薊州泜谷
雲一帶邊関及順天永定二府屬另擇重臣一人專督兼理
巡撫之任部覆從其言乃以命都御史張綱巡撫二巡設自
此始
隆慶四年五月裁革廣東巡撫官改兩廣總督李迁為提督
兼廣東巡撫事先是都給事中光懋言兩廣總督建置已久
開府倉梧坐鎮東西兩省居上游之地握要害之樞調兵轉
餉勢若建瓴盡責成專則推委無詞事权重則掣肘勿慮號
令一則耳目不分令更設二巡撫不惟多官多費適滋推諉

御史蕭士潤亦言二粵勢如輔車總督居中控制在廣東于粮餉則資廣東以轉輸則在廣東不足于戰士則調廣西以應援不維声援聯絡且事体歸一章並下吏部覆可兩廣不設巡撫自此始

停止推選

正統四年二月戶部請侍郎巡撫上曰巡撫為民而設苟非其人適以擾之不必侍郎巡撫其各布政司按察司及直隷府州正官事有稽遲一体論治

景太六年閏六月刑部尚書俞士悅以福建賊警請遣廷臣巡撫吏部尚書王直曰廷臣巡撫本非定制今雖有小寇宜

督責三司禁捕帝曰卿等議是朝廷設三司府縣衛政欲安
民禁盜今小窃亦除寔彼之責其文移詰之不許輕遣廷臣
事宜
宣德八年勅飭各處巡撫曰茲命爾等巡撫郡縣務宣德意
撫民人扶植善良一切稅粮皆從爾設法區處必使人不勞
困輸不後期衛所屯種從尔比較水田圩岸亦從提都使耕
耘以時水旱無患應有便民之事悉具奏聞宜秉公正勵廉
潔無暴無刻以副朕意
景太五年定巡撫以每年八月入京議事除畫地方利病該
部彙奏

景泰元年給事中李實等奏近年各處鎮守巡撫等官勤勞三五七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懸隔乞勑各官議許其妻子完住量給本處官倉俸米以贍其家從之

嘉靖六年十二月吏部尚書桂萼言近者左都御史胡世寧尚書李承勛俱建議言各巡撫兵備宜嚴加選擇務在得人之令久任以圖成功如周忱在蘇松二十二年王翺在遼東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一十八年陳鎰在陝西六十餘年功績者以次加秩勿易其地二臣所言甚于治理有裨惟陛下採而行之上曰世寧承勛所議良是吏部便會同戶兵二部并承勛世寧等將巡撫兵備官從公選擇量地險要因才受任果積有年

勞如議加陞毋得仍前數為更易負朕責成至意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令各處總督巡撫不拘边腹遠近凡遇陞迁丁憂罷去任者俱一体候代不得擅離其或降調革職者許巡按御史以便宜行事不在此例

三十七年正月工科給事張學顏請久任巡撫非九年六年以上勿推吏部覆言久任責成者所以重付托之权循資叙遷者所以廣疏通之法今部堂有缺必取之卿貳卿貳有缺必取之督撫若督撫歲久不迁而資望浅者乃得躐啓僥倖速化之心失出入均勞之義非定論也第宜稍加督責令毋貽悞地方尔

詔如部議

萬曆七年八月停巡撫入京議事之例是年順天巡撫張夢鯉以秋防重務奏乞暫免入京議事部覆通行停免

十二年定撫按各有執掌巡撫主拊循巡按主糾察除重大事情照旧會行外餘各舉其職不得復相侵越

附載

提督總制地方不迴避本省開封人許廓以工戶左侍郎彰德人王彰以右都俱巡撫河南兗州人樊敬以右通政鎮濟寧濰縣人劉應節以刑書持勅開膠萊河張學顏梁夢龍等以直隸人總督薊遼不一而足

督撫帶風憲之御不獨地方利弊可言即朝廷大政無不可入

告萬曆中晉撫魏允貞淮撫李三才皆極論天下事讀其奏疏
則科道亦不多見也又王岳爲刘瑾所逐山東巡撫朱欽極言
之瑾罰米三百石而不能罪後乃叙然矣

御史

按御史之名見於周禮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
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
漢始爲糾察之任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
一曰臺院試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
監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小事達几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
事以方副小事署名而已宋初沿唐制太平興國中以張巽爲

監察御史正名擧職自此始元豐中以御史專領大察其後以
中丞為臺長知雜御史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
官為監察御史

宋制入臺有十旬不言事輙擧辱臺之罰

宋王炎曰昔漢部刺史以六條察州五條以察二千石而一
條以察大姓強宗畧綴以不不與為非固嚴于其大而畧於
其小也以為大吏有所畏忌則其小者不治而自肅也今外
之臺府與內之臺諫均則有所奏劾矣竊謂臺諫不論貴近
而論庶僚臺府不按郡守而按小吏則人情不服而法不法
矣昔在荊州聞南軒先生之言曰帥桂四年但按四郡守倅

如簿尉縱有姦贓為害也小不若先治其大者此至論也

明洪武初即置御史今之糾劾官邪考覆百司事任極重而已經糾舉不許再糾至挾私搜求細事及糾言不實之罪亦嚴

洪武二十三年八月改鑄監察御史印先是既分察院為河南等為十二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一每道置御史五人或三四人推以次者長之分巡印一藏于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命則納之至是左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乃命改其制守院印十二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餘道並同其巡撫按印則曰巡

按湖江道監察御史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十府州事繁劇每道置印十餘道皆五

憲綱

洪武四年正月定憲綱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上覽之親加刪定詔刊行頒給曰謂臺臣曰風憲朕之耳目任得其人則自無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鐸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出之日四方驚動及至畧無所為而去百姓為之語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若敗鼓至今傳以為笑今陛下任官推賢尤重風憲臣等敢不精白一心欽承聖意

正統四年十月頒布憲綱諭曰朝廷建風憲任之耳目綱紀之寄所以肅百僚而貞百度也憲綱一書肇于洪武厥後官制不同所宜因時改書而中外憲臣往〻有任情增益者我皇考宣宗章皇帝臨御臣下屢以為言遂勅礼部同翰林儒臣考旧文而申明之并以祖宗所定風憲事体著在簡册者悉載其中永未遵守而益之以訓戒之言凡出臣下擅增者并削去之書成先皇帝上賓未及頒行朕嗣位之初凡以風憲為重嘗有司慎選務在得人而憲臣彼以憲綱為言朕今於先朝所考定中益以見行事宜尔礼部即刻印頒布中外諸司遵守爾都察院其通行各道御史及按察司官欽遵奉

行敢有故違必罪不恕欽此

嘉靖六年十月署院事兵部左侍郎張孚敬申明憲綱

一憲綱開載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領官各道監察御史吏典但有不公不法等事許互相糾舉今後巡按御史彈劾三司不職者吏部斟酌舉行按察司官果有能糾巡按失職者亦應吏部查記不許科道官挾私報復其巡按清軍巡鹽刷卷御史同事地方固宜同寅協恭亦須互相糾察以清憲体

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不許出郭迎接方面官相見左右對拜分坐自後不許伺候作揖奈積誤成風卑恭過甚今後接見之間務依憲綱旧礼敢有倨肆違背本院

考察不職三司官不知自立仍前献諂者吏兵二部即坐罷
軟則弥文去而實效臻矣
一憲綱開載凡監察御史各道按察司官每出巡審囚刷巻
必須徧歷不拘限期近来巡按差出者半年未見莅任交代
者旬月不出省城今後御史點差各照水程赴任仍具某年
月日交代某年月日按某地方呈報本院查考違限怠事者
定行叅究則郡邑皆得徧歷而奸弊無不察矣
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如有陳告官吏不公等事
須要親行追問近有不待陳告專事訪察者亦有不親受理
轉委下司者今後不許訪察監及無辜其必須自下而上果

有斷理不公方行受理情重者親審本院節文發下勘合心須對欵清理回報事完考察完過六七分者方與回道管事則事不滯而民無稱冤矣

一憲綱開載巡按所至博采諸司官吏行止廉勤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汙濫奸佞者戒飭之糾劾之勸懲得体人自效服近来薦舉濫加於庸流彈劾下及於丞尉今後歷任年深政績卓異者方許保舉五品以上贓跡顯著者指寔叅奏若是下官不職審寔提問不必一槩糾劾有妨憲体

一憲綱開載風憲之官當存心忠厚其於刑獄尤須詳審苟不問事情輕重而一槩淫刑以逞鍛煉之下死傷必多夫立

法貴嚴用刑貴寬凡一切酷刑之具皆宜屏去不用死刑重
事必須親審無冤庶体聖明欽恤之意
一憲綱開載分巡所至不許多用導從飲食供張只宜從儉
今後巡按自巡捕官獲印皂隸清道之外不許多帶人馬隨
行凡設彩鋪氈無名供饋之屬一切不用其有分外奉承者
定治以罪庶免小民供億之繁　荅旨鄉所奏修舉憲綱事
件皆切於恤民圖治要務便行與各處巡按御史及各按察
司官務要著寔遵行若仍有蹈前獘虛應故事的堂上官查
奏降黜
各差

凡差三等兩京畿道提學道巡按順天眞定應天蘓松淮揚浙江湖廣江西福建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四川雲南廣西廣東貴州等處御史及巡視京營俱大差遼東宣大甘肅三處巡按御史及清軍印馬屯田巡塩巡倉巡關攢運巡茶御史俱中差印馬屯田并作一差三年滿後准一大差巡視光祿旧係小差後改中差巡視皇城四門馬房巡青十庫盧溝橋五城等處御史俱小差

洪武十年七月遣察御史巡按上諭之曰凡為治以安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汝等当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

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布條章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

汝其慎之

永樂十三年差御史三員巡督陝西茶馬景太四年仍照洪

武中例差行人成化三年令差御史一員於陝西巡茶七年

罷差行人四川巡茶十一年令取回御史復差行人十四年

仍差御史弘治十六年令取回御史命督理馬政都御史

兼理正德二年仍設巡視御史一員令仍前督理陝西茶馬

兼攝川湖等處地方

宣德元年七月命兵部嚴察軍衛因言昔皇祖嘗言元末之

時管軍武臣多務貪縱軍政不修隊伍廢缺人聞士卒安在

則撫其夾袋曰皆在於此蓋惟有其名耳所以馴致大壞今淂無復踵此弊乎宜嚴儆飭令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黜閲不可怠忽

元年八月命磨勘內府錢粮諭曰中外文武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內府諸衙門皆有錢粮出納近聞其弊甚多即選能幹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外廡下取各監局文卷簿籍詳加磨勘有隱匿錢粮虛冒支給者悉以聞　又差御史一員會同給事中巡視甲字等十庫

四年二月命御史巡視屯政行在戶部尚書郭敦奏洪武永樂年間屯田之制邊境衛所旗軍三分四分守城六分七分

下屯腹裡衛所一分二分守城八分九分下屯亦有中半屯守者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提督秋成比較依例賞罰倉有餘粮近年各衛所不遵旧例不屯者或十人或四五人雖有屯之名而無屯田之寔且以一衛計之官軍一年所支俸粮動以萬計而屯收籽粒止有六七十石或有餘石軍粮缺少寔由於此今擬在京在外衛所下屯之數不問正軍老幼餘丁必依旧額補數令其屯種在外屬衛令三司委堂上官在内并直隷衛所從都察院委御史提督巡視至秋成依例比較賞罰庶倉有粮儲軍無缺食從之

八年三月置巡倉御史戶部言比者京衛監支軍粮官及倉

官斗級等多徇私情或稽悞月日或高下斛面或假公用為名減尅為弊多端使軍頻餘丁待支日久十不得其五六食用不足故多失所請令御史往来巡察廒粮不費糜而軍蒙寔惠上從之仍令行在都察院揭榜禁約

九年二月命御史二員於光禄寺察視凡内外官多支食料需索騷擾者皆令執奏

十年五月遣御史給事中十四大點視边軍先是上諭行在兵部臣曰國家大事莫重於兵政而備边又兵部政之尤重者也近者總兵鎮守官率因循怠惰以致軍伍空缺边備廢弛一旦有警豈不悞事於是會選監察御史郭原等七人給

事中戴昇等七人各賜勅曰爾等分巡边衛凡屯守操備攻
備禦官軍一一照視整飭務体朝廷之意不許徒應故事
是年五月設兩淮巡盐御史户部奏兩淮盐價低賤客商中
納者少皆因彼處軍衛勢豪之家縱容私役沮壞盐法私出
興販輒數百艘挾持兵器所至劫掠巡司官兵莫敢誰何乞
差監察御史一員往揚州通州狼山等處提督督軍衛巡司
緝捕上從之仍命御史照淮揚巡按例歲一更代
是年差監察御史一員巡視各處収草一員提督象牛羊錢
粮等房一員同給事中錦衣衛官巡視官軍騎操馬匹不許
閑時帯鞍騎坐及馱載等項

正統元年十月户部奏兩浙兩淮鹽法已差官巡視長蘆運司地方亦有興販并影射夾帶者乞命御史一員往長蘆直沽等處巡督禁治上以鹽法至重即勅侍郎王佐帶監察御史蕭啓便宜措置務革姦弊俾鹽法通行

三年十二月復命監御史巡視兩淮兩浙鹽課先是命御史尹鏜往揚州府提督兩淮鹽課久之召還而私販私煎及運司刻剝之弊益甚至是行在户部以為言請并兩浙俱遣御史往理其事依巡按例更代故有是命

四年十月復設巡關御史先是以沿边關帥哨備不嚴私役守卒出關採物歲遣御史給事巡察尋罷至是都指揮劉法

貴等以捕盗还言諸閑口不可無閑巡察故有是命

是月命御史巡視皇城御史李匡等言皇城各門守衛官軍所以嚴禁防奸細当以未明時先行守直以待辨色入朝比來管領頭目不行用心鈐束以致部伍散漫門禁不嚴乞命御史一員或二員每日點視㕑官軍人等知所儆畏門禁不致怠弛從之

是月令御史巡視五城凡事有奸弊聽其依法受理送問

景太三年五月命監察御史陳金楊貢印烙南北二太僕寺馬四萬餘匹故事遣駙馬侯伯眞定府學教官鄭眞言其弊多至是改之

四年二月以京城內外多盜命監察御史十人督捕之至是
都察院謂盜稍息請但留五人從之
六年給事中李瓚言南北直隸學校俱無按察司官提督宜
分遣御史二員專理始命御史葉巒張監督南北直隸學校
會典不載　會典云正統年令吏部會同禮部都察院選差
監察御史才行兼備者二員請勅提調南北直隸學校寔錄
不載
天順二年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巡察各營上操軍士不許
挨次差委務選有風力肯任事者
成化九年三月始遣監察御史巡河東鹽時戶部郎中一員

奏解州鹽池垣塹多廢巡按分巡官不以時臨視故人得私
取官鹽阻壞客商少中無以濟邊用之急請歲遣御史一人任
彼禁止并修垣塹如巡查事例歲滿更代又洪武初自本運
司遞運所至黃河岸並五鹽倉陝西河南山西撥囚徒充彼
其鹽課除客商以次支領外其未支之數本部差官督同運
司官運至各倉轉運淮揚故當時鹽價騰貴人多願中今其
成規猶在請遣官勘視戶部議歲遣御史合　如所奏其欲復
遞運之法俟勘視至日行之詔如議

弘治元年十二月命巡城御史參治苛政稅課御史陳瑄言
崇文門宣課分司以掊克為能遂致商旅不通物價踴騰有

傷國体上諭今後止許秤盤客貨其餘行李車輛毋得搜檢阻遏違者巡城御史參治

十三年令南京都察院歲委御史三人共二部差官同管理杭州荊州太平三府抽分竹木廠

正德元年令巡茶御史兼理陝西馬政時陝西總制兼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報清出寔有草場荒熟地共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有奇清勾撥補召募改編軍人二千三百四十三名銀買茶易追補孳生馬匹并駒共萬一千八百七十一匹修完馬營城堡共一十九處衙門倉廒馬厩屋宇共四千一百餘間選設操丁一千名又奏開武安苑草場地二

千九百六十六頃招募改編軍人三百四十五名嚴禁私販廣積官茶申明旧制招諭遠近番人共易見騸騍馬一萬九千七十七匹計今茶馬司處置見蓄茶四十五萬餘斤足充二年易馬之用因請復設巡茶御史兼理馬政從之

嘉靖八年八月置屯田御史国初南北直隷及各省屯田籽粒皆御史查核正統間改在京各衛及北直隷屯田專設僉事管理列衛山東至是户部尚書梁材言京師畿輔屯政日弛盖由僉事权力不重皇親勳戚籍成杜阻撓百出势难管理自今請裁僉事仍尚差御史如南直隷例詔從之曰命御史差三年一更

十年十二月命差御史一員巡視蘆溝橋

二十九年正月革提督崇文門稅課主事令巡視南城御史督察

三十七年十二月初命都察院歲差御史一員查刷光祿寺錢粮每月一具揭帖進覽

四十五年五月命以巡鹽御史兼治蘇松水利起復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淩雲翼奏蘇松地方延袤千里財賦所入當天下三分之一由外濱大海內阻江湖大河環列于羣縣以吐納江海之流支河錯綜于原野以分析大河之派寸土尺地皆獲灌溉此東南財賦之源也邇來汙壅日甚支河不達於

大河大河不達於江海旱則一望枯槁潦則立成巨浸田畝日荒遂移日衆請專設督理水利御史一員令其往来巡察或於南京巡江巡倉屯田三差内并其一而以一員專督水利尤為兩便疏入工部議覆以巡塩御史兼之報可

隆慶元年正月差御史儹運令宜復國初科臣何起鳴言按會典沿河閘壩每三處設御史一員主儹運今宜復國初之旧制南直隷浙江杭嘉湖添差御史一員給之勅書令其專理漕運其濟寧以南河道旧属兩淮巡塩御史帶管者并以委之監兌時則巡歷淮安以南水盛時則巡歷徐州以北比河道漕運可兼攝而並舉者也户部覆奏從之

巡按事宜

宣德九年正月定京府事隸六郡有關巡按者行文經歷司六年二月御史胡智言御史任紀綱之職受耳目之寄糾核百寮肅清庶政巡按一方則御史朝廷所差序於三司官之上或同三司出理公務三司皆乘馬御史獨乘驛驢頗失觀瞻自今請許進表官宿驛舍御史得乘驛馬為宜上諭行在兵部臣曰御史所言亦得大体其從之

嘉靖九年正月右都御史汪鋐奏巡按約束十二事曰宣德意曰勤巡歷曰精考察曰慎篆刻曰勤關防曰禁逢迎曰親聽斷曰稽儲畜曰嚴督率曰戒奢侈曰謹礼度而終之曰慎

請差巡按地方繁簡難易不同当視人之才力近覩御史唯以到任先後淺差殊失聖明慎命之意自今宜不拘歷任先後唯選才力相應者二員請旨簡用庶巡按得人地方受惠

上允行

十一年七月都御史汪鋐奏巡按御史先後保荐官屬大計之日以貪酷不謹敗宜連坐部覆巡按御史濫舉四人以上者革職二人以上者降一級調外任一人者罰俸半年從之著為令

十九年七月延綏大捷總督巡撫鎮守等官俱賜勅獎勵陞賞有差巡按陝西御史張光祖亦陞俸一級仍賜以銀幣巡

按官叙録边功自此年始

萬暦二年十二月都察院題御史余乾貞回道管事上曰御史差滿考察先朝事例甚嚴近来一槩都准回道豈人人盡皆稱職今後務要申明旧例著寔舉行有不稱的即便叅奏改職各地方依限交代不許枉道回家滿日仍查有無違限一併考核堂上官如狥情党比以不職論

十四年都御史辛自修言撫按荐剡宜遵照伍年題定事理大省二十人以上中省十五人以上下省十人以上倘遇乏賢不必取盈允行

十五年左都御史詹仰庇陳御史出巡事宜曰倚重監司謂

御史不得屬視監司凡守令之不肖者全得便宜糾劾以共
成憲体曰分道巡歷謂責成御史令守巡二道每歲巡歷該
管地方二次則吏治可覩曰留取官評謂考語宜責司道守
巡守州縣正堂開報不必專任推官曰委任府佐謂通知通
判皆可擇賢而用一切查盤差委不必盡屬推曰督責縣令
謂奉剌弊戒毋寬科甲而刻舉貢曰整飭紀綱謂如留券留
飯宜有等差不得于常礼有加曰詳慎審錄謂按臨會審必
從容細閱使罪人盡言執辨不得拘審曰完事以致疎畧曰
親審詞狀謂放告日期務進赴告之人當堂親審不必令推
官先審應否准行任其去留曰拏問官員謂遇貪酷官員除

司道知府同知另行參提外其餘先行勘實定擬然後請發
落曰屢禁訪察謂御史親受詞訟虛心諮訪則奸惡畢見或
拏究批問自足行法無待訪察且令省窩訪之弊曰躬行節
儉謂慶賀宴會過賓交際宜加意節省曰愛民寔政謂御史
宜悉心体訪不分科甲舉貢果無愛民寔政一例屢行參究
曰致虔祀典謂壇宇儀物宜督有司虔舉以妥神福民曰申
明職掌謂巡撫行事宜止具文巡按知會倘有不公不法听
其糾劾而已今則互相和同事多兼管有司兩行申請致批
詳不一遂致停閣宜遵會典撤示所司毋得混申上命飭行

崇禎十六年正月諭都察院朝廷差御史巡按專察吏安民
除奸清弊釐奸嚴飭禁不遵依如關防失嚴舉劾失當法應
從廉罰贖濫橫與難枚舉巡按身先不正何以整飭紀綱
察院職司激揚未見特糾何人朕今專責巡按痛革前習力
行察吏安民之實舉薦必慮章循良糾劾必大貪巨蠹毋有
虔心奉行自然有益地方若但修飾虛文勉循積習託名巡
按徒滋騷擾於朝廷設官之義何居朕將於考核成例之
外加行大賞大罰以示勸懲

事典

永樂元年正月擢龍虎衛經歷徐文英為浙江道監察御史

進士洪堪為廣東道監察御史洪堪洪武中由進士授御史自陳年少未諳法律太祖高皇帝令還鄉進士年二十五入仕至是赴京故有是命

三年三月改山東道監察御史文郁為工科給事中以不諳刑名

洪熙元年五月行在翰林院侍讀李時勉侍講羅汝敬俱以言事改都察院掌道監察御史時勉尋晋原官

宣德元年三月黜御史謝瑶為交阯大蠻縣知縣瑶奉敕誤書姓自陳改正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曰古人奏牘皆存敬慎石慶書馬字欠一點懼及死今瑶書不知其姓豈

能知才輕率如此豈稱御史之職其改外職遂有是命

四年十月監察御史張聚坐家人以銀交易贓為松江府推官時專用錢鈔申禁在先也

十年五月命吏部初仕者不許銓除風憲凡監察御史有闕令都察院堂上及各道官保舉務要開具寔行聞奏吏部當察不謬然後奏除其後有犯贓濫及不稱職舉者同罪

正統七年五月任滿御史改吏部郎先是吏部驗封司郎中員缺數年監察御史丁澄言天下賢才之廣豈無一人堪其任者上命吏部擇人用之遂貴州道監察御史高謙九載任滿尚書郭璡等薦謙容質謹厚秉公有為遂命為之

十三年三月監察御史周瑜有事召取復于京擬畢高其奏
所訟時瑜按事直隸命逮下獄
景泰二年十一月吏部言廣東都布按三司官奏巡按監察
御史錢昕風紀澄清奸貪斂跡乞令再巡按一年以慰民望
夫御史巡按歲一更代正以防上下徇情之弊而三司官乃
違成憲徇情求見請究治之詔各官從寬輸情以開
嘉靖四十四年五月吏科都給事中趙灼等奏巡按科道計於
先期合具小帖密投匭中臨期拆視開匭酌議况名以上以
朝廷至公之典而乃暗昧為之跡類匿名事屬用計中間那
扶私報復者孰從而辯之請于下次考察拾遺之時俯從

跡不拘名數未其本官姓名候公同評論擇其尤者論之庶
黜陟不明人無所鄉恐章下吏部覆如其言宜令兩京科道
一体遵行第科道會同不無瞻徇容隱請令各自糾拾惟求
精当不拘名數報可
萬曆十九年九月定各道新選御史小差要照道伴例改差
修擧方准題差按中差以更按資次先後為序大差以中差
回道先後及大差未滿仍候大差以復除日為序
崇禎十六年正月諭吏部用人全在儲才近來惟以京堂為
優若陞監司便曰劣轉豈別歷數異之意今後科道官除資
深勞著特陞京堂外其餘酌量才品陞授監司不許仍議年

例匠閣等項名色如果敢習著陞治行超卓方與入陞卿寺或徐陞巡撫朝廷務求課遠整飭封疆綱在內清卿亟需老成辨別必內外互轉方可折蝶繞獲是才

按察司

明初置提刑按察司謂之外臺與都察院並重故太明令御按察司都察院並列不視之為外官也洪武時諭曰治吏之弊莫甚於貪墨而屬郡者次之今天下府州縣官於斷一省往往有之是以弊政日滋民受其害故命原寺按治其地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建文中改為十三道肅政按察司 永樂中定令制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糾

察官利摘治貪酷禁詰強暴平讞刑獄雪理冤枉以振揚風紀故當時巡歷所及貪墨之吏伏首受法民困為之一甦迨後撫按之权重而憲司僅為承行之官此吏胑所以日肆其志

大學士丘濬曰漢以來重守令守令親民得行其職故當時循吏為多雖有刺史部使有繡衣直指之屬間一命之不專以為治也唐世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為採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既又改為觀察其職掌之地即兼節度使似今之総督恩然其中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权勢不勝其重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而已宋時用郡按制按刺察五六人又多于唐元時始立行中書省設官皆視中書戒剛

沿其制改為布政使司各省布政使二人參政二人參議三人按察使一人副使二人僉事二人又有都御史巡之歲命御史按之又多于宋世矣降官愈繁政令紛然至今猶承其敝雖矣

嘉靖十二年閣臣張孚敬掌都察院由明御史糾彈諸司曲御史不該承聽按察司糾彈糾劾不得挾私報復定制掌院請如孚敬議上曰此祖制也掌院多事姑息巡按放縱按司畏法狀非政體令通諭行之

附載

景泰三年十二月降湖廣按察使僉事黃潤玉為直隸知州